

忆旧·古运河

又到桑葚季节

| 许卫 国 文 |

“杏子乍青桑葚紫，家家树上有黄童”。又到了采桑葚的季节，那乌紫乌紫的颜色唤醒了我味蕾的记忆，那酸酸甜甜的口感是小辰光五月的味道。

我家的桑树田在队里最远的地块，出了村沿河埂要走上二三里地，过了电灌站看到有块方方正正的高地便是。因为离村子远，即便到了挂满桑葚的时节，我也很少去，一般就在村口找片桑树林解解馋，倒是在秋天喜欢牵着羊儿，去那吃发了黄的桑叶。

清晨，村子还没有完全苏醒，几只早起的鸡在薄雾中找食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娘挑着一担桑叶带着一股凉风撞开了门，雪亮的晨光令我恍惚，我不知道娘什么时候起的床，但我知道这个下地的时间她一定是掌握好的，太早了露水未干，湿漉漉的桑叶是不能给蚕宝宝吃的，太晚了日头出来了，叶片上的露珠就晒没了，没有露水的滋润，桑叶干巴巴的，蚕宝宝也不喜欢吃。

堂屋中大竹匾里饿了一夜的蚕，一只只直仰着头，蠕动着灰白的身子，在等待着母亲的喂食。娘用铡刀把桑叶一点点切成细碎的条，她先掸去竹匾下一层黑黢黢的蚕屎，再把切碎的桑叶一层层均匀地铺撒在竹匾里，随着一只只竹匾被桑叶铺满，整个屋子便响起了奇妙的天籁之音。

一开始那声音很轻很轻，轻得几乎无法觉察，宛如冬日里的山林，万籁俱寂的夜里，百步外一只山兔在灌木丛中觅食，似有若无的沙沙声幽远

寂寥。片刻之后，这声响便逐渐清晰起来，如秋雨轻拍在残荷上，息列索落的声音细腻而连绵。最终，它化作夏天烈日下的暴雨，猛然落在干涸的地上，哗啦啦的声响漫过了耳畔。

我吸着鼻涕、趿拉着拖鞋，手上握着一包桑葚，趴在竹匾沿口看着匾里鲜绿嫩翠的叶子慢慢被蚕食，我也时不时往嘴里塞上一颗二颗桑葚。那是一包用几张桑叶包着的一捧黑得发亮的桑葚，是娘刚刚摘桑叶时特别为我摘来的五月里特有的零食。

如今，每每我看到桑葚，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往竹匾里一层层铺撒桑叶的样子，耳畔也会响起蚕吃桑叶的沙沙声。那声音犹如春风吹过新绿的垂柳，轻柔干净、温暖美好。那声音带着我飞回了老家的祖屋，美孚灯下，母亲伏下身子对蚕宝宝们喃喃细语，眼睛里满是期盼的光，那是母亲看到了爬上草龙织着茧子的蚕儿，马上就可以换掉我开着口的跑鞋的喜悦，那是母亲看到了我和姐姐的书本费有了着落的欣慰……

昨天我找遍水果店，只为了买上一篮最新鲜的桑葚，那乌紫乌紫有着半截手指那么大的果桑，比起小时候的桑果，显得肥美黑亮、有趣诱人，可吃起来却味道寡淡，勉强吃了几颗便被我塞进了冰箱。

唉！再也找寻不到记忆里的味道了！如今的食物有了漂亮的外表，却失去了内在的滋味，现在富足的生活也冲淡了以前单纯的味道。记忆深处还是“妈妈的味道”最好！我幻想把岁月的风尘拂去，找回那五月的味道。

情趣·健康桥

一段不平路

| 王伟 文 |

新疆地理条件优越，日照时间充足，昼夜温差剧烈，再有富含多种矿物质的天山雪水加持，成就了品质绝佳的番茄，味道与营养兼具，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。也正因如此，新疆成为全球三大番茄核心产区之一。与普通的鲜食番茄相比，新疆番茄肉厚汁少，色红渣少，酸甜浓郁，比较容易仓储运输，更适合加工成番茄酱、番茄汁、番茄干、番茄红素等产品，7.5公斤番茄就能制成1公斤番茄酱。新疆番茄酱出口量占全国的70%，世界上每

4瓶番茄酱中，就有1瓶出自新疆。

在新疆，番茄尽管成不了宴席领衔主角，却是各种美食的点睛之笔。劲道弹牙的新疆拌面裹上一层酸爽的番茄酱，瞬间惊艳味蕾；红艳照人的新疆炒米粉拌入番茄切丁，方能辣而不燥；爽滑麻辣的新疆大盘鸡，淋上番茄汁才更富有层次感。番茄就像一个若隐若现的百变厨神，放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出彩。

番茄好吃也好种，产量也管够。每到番茄收获季节，万亩农田宛如绚丽的红色地毯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番茄要在将熟未熟之际采摘，这样可耐磕碰，储运期间不容易破损变质。当然，番茄的个头大小，与收购价格息息相关，越大越值钱。新疆农民却从来不为分拣伤神，既不用自动化分拣线，也不用雇人手工挑选。

其实办法非常简单，从农田到仓库，运番茄的卡车专挑坑坑洼洼的田间小路行驶。一路颠簸下来，番茄自然也就分好了，大个颠到最上层，小个被挤到底下和边上，剩下的都是中个，工人几乎闭着眼睛就能装箱打包。

分拣番茄无需慧眼，一段不平路，自能分出高下。

家庭·广瑞路

奶奶的茶道

| 雅琼 文 |

从小到大，我基本不喝饮料，特别是不喝奶茶那种东西，一直以喝茶为主。细细一想，原来是传承了奶奶的茶道。

在我记忆当中，奶奶虽然天天喝茶，却谈不上有什么规范的茶道，然则我认定奶奶的茶道自有其特色——

奶奶喝茶，茶具根本谈不上，普通的玻璃杯，甚至是扬州酱菜的玻璃罐子，罐子偶尔被开水爆裂，她笑称是一种抗议，抗议她“忒做人家”。其实无锡离宜兴不远，紫砂茶具亦寻常，但直到奶奶临走，我也没有看到她给自己配置一套哪怕最简单的茶具。

奶奶的茶道，茶叶也不讲究，通常是最差劲的红茶，很少喝绿茶。至于普洱什么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绝对不喝茉莉花茶。奶奶说，会喝茶的人是不喝花茶的。

奶奶出生于1931年，奶奶的父亲在前清当过官，只是什么也没有留下来，包括房产，以及民国少奶奶的排场。

只有清高冷峻的脾气和喝茶的习惯，至死不改。

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将隔夜的茶水沥在陶钵里。然后，用木梳蘸着醪了一宿的茶汤梳头。她说，用隔夜茶水梳头能染黑头发。

我是奶奶带大的，小时候和她睡一床。多少个清晨，我看到奶奶老早起床，以缝纫机台为梳妆台开始梳头，左手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小圆镜子，右手拿着小木梳。用小木梳在陶钵里蘸一下，停住3秒钟，然后拎起来，刷一下头发。每一次，将每一片头发都要梳到，而且一定要反复四五次。最后，当她在小镜子里发现，每一缕头发都被隔夜茶水渍得油亮了，每一根头发都直直落落了，这才起身出房间。奶奶爱用残茶水，她认定残茶水承接天精地华和人气，用于滋润人的发肤最是灵光。

“染”了发，然后她才烧水泡茶。一杯茶，有时候甚至能喝一天。但绝不喝隔夜茶，哪怕是晚上八点泡的，早上八点绝对要处理掉。隔夜的茶，是舍不得倒掉的，那就是用来梳头。

奶奶的茶具包括茶叶上不了台盘，但茶食是不可缺的。这叫腔调！

茶食是两种：物质的和精神。物质的，就是把碗柜里放酱油和醋的小碟子拿出来几个，放上几粒花生米、五香豆还有干果蜜饯及惠山油酥之类——像煞有介事的，排场必须摆足，时下叫作“仪式感”。这当儿最开心的要数我这个“毛丫头”，陪着吃茶是假，享用奶奶的茶食是真。

奶奶的茶道，除了物质的茶食，还有精神的茶食哩。

奶奶是读过书，上过旧学的。每次喝茶，我也趴在桌子边。她喝，我也喝。两口茶一喝，几颗茶食入口，她就输出“精神茶食”了，对于此，我的兴致之浓通常胜于物质茶食。所谓的“精神茶食”，多半以故事的形式开讲，听得我有时大眼圆睁，有时神情亢奋，有时心惊肉跳，煞是奇怪，愈紧张害怕愈想听呢，譬如关于她不喝隔夜茶的缘由我至今

记忆深刻。

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她。早上八点泡的茶，为什么晚上八点能喝？反之，过了夜，晚上八点泡的，为什么早上八点就不能喝？

奶奶沉吟半晌，就开始说书——

从前啊，有一个书生，在书房里日夜攻读。有一阵子，日渐消瘦，遍请郎中无效。有一个游方道士看了一眼书生，说是中了邪毒了，书房里有妖怪。道士晚上就睡在书房，让书生去别处安寝。半夜，从窗外爬进来一条肥大的壁虎。道士假寐，看到如下情景：壁虎爬到书生的茶碗旁，喝了几口茶水，然后，又吐了回去。然后，从窗口爬了出去……

不过，毒虫喝过的茶水虽毒，但滋养头发有特效哦——说到这里，她得意地笑了。然后，把桌子上的茶食推给我。

这种故事，在我小时候是每天都有的，经常把我吓得一愣一愣的。直到后来，我上学后，才知道，其中大多数故事来自于《聊斋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但我纳闷的是，那个“壁虎投毒”的故事，这两本书里都没有。

基于奶奶的告诫和示范，家里人喝茶，都严格不喝隔夜茶。或许是因为这个，全家一直都身体健康。只是，奶奶日渐衰老。但是，隔夜茶梳头和只喝当日茶这两个功课，还是天天做，却依旧挡不住头发花白以至于全白。

终于，慢慢地，她不能下地了，每天躺床上，但茶还是要喝。

有一天，她在床上喝茶。突然，觉得没有茶食。让我爸去对面第一百货隔壁的“仁号”茶食店去买几粒花生米。她好久没有下地了，外面情况早就不知道了。

我爸说，“仁号”拆迁了呀。她“哦”了一声，想了想，“那世泰盛隔壁的水果店还在吧？”

世泰盛早就没有了，更何况隔壁那个水果店。但我爸忍着，说：“还在，还在。”

她哆哆嗦嗦地从床头拿出十块钱，让我爸去世泰盛隔壁的水果店买几个橘子。说是，她从小就喜欢在那个水果店买水果。

我爸跑到楼下，随便在路边找了个水果店买到了橘子。

橘子一共四个。她坐在床上，只剥了一个橘子，其他三个非得塞给我吃。

最后一次，她教导我：“记住，喝茶一定要有茶食，这是规矩。还有，喝茶要品，要抿，要体验苦中之甜，不可以咕咚咕咚地大口喝，那个叫牛饮。”

我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，揣着三个橘子，认真地听她阐述“茶道”，突然泪崩。

……

现在，我与老爸还是只喝茶。和奶奶不一样的，用精致的茶具和茶叶，但腔调一样：不喝隔夜茶，要有茶食……

如今，我爸依旧满头乌黑，偶有白丝。我更不用说，没有一根白发。常常坐在台灯边，翻书的时候边喝边吃——只是，没有人给我讲故事了。



亮剑

插图 戎锋